

坊间名人

大杆号吹手黄作令

张荣起

在农村红白喜事的鼓乐队伍中，往往有几对长长的大杆号在前面造势。大杆号是胶东特有的一种乐器，蓬莱和栖霞两地多处村落从祖上就有吹奏大杆号的技艺。很多年轻人看着长近3米的大杆号望“号”兴叹，但栖霞市庙后镇许家台村的黄作令却则技艺高超，是大杆号吹手中的佼佼者。

黄作令出生于1960年，在中学时代，凭着天赋和执着的精神，他在演唱和文学方面崭露头角，被选进文艺宣传队。在文艺宣传队里，他如鱼得水，音乐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高中毕业后，他回到了贫困的故乡。1979年，当时的县人民武装部在全县招兵，他立马报了名。村里敲锣打鼓欢送新兵入伍的时刻，曾当了十年兵的老父亲紧握着他的手，指着胸前的大红花问：“孩子，你知道爸爸为什么给你起名叫‘作令’吗？”儿子摇了摇头，父亲说：“能当上兵不是最终的目标，爸爸希望你能在队伍里好好干，将来当个好兵啊！”

黄作令入伍后处处争先，不论是训练还是宣传都表现得很突出，并担任了连队歌咏指挥和黑板报的编稿、书写任务，他把连队的文化生活搞得风生水起，曾先后荣获团级嘉奖一次、连级嘉奖三次。

1983年，黄作令服役期满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。当时他的家乡刚实行联产承包制不久，家里的生活并不宽裕，黄作令昼思夜想，决心为家里摘掉穷帽子。回乡不久，黄作令就在离家十多公里外的滑石矿找了一份下井挖滑石的工作。那时候，挖出的滑石全靠人工摇辘轳向井上倒运，黄作令一天顶两个班，豁上命地干。

有一次，他从矿井里上来，附近村里有人办喜事，绵长优雅的喜悦声随风飘来，他越听越爱听，顾不上洗浴，衣服也未换就向村里跑去。来到村边，他登高一望，那长长的鼓乐队，前面有六杆大杆号领着，另有唢呐、笙等乐器配合，吹吹打打，好不欢快。睽违多年的大杆号，如今重新出现在农村的庆典中，令黄作令耳目一新。他越看越爱看，越听越爱听，直到鼓乐队越走越远，他才缓缓离开。

这次偶遇，激活了黄作令埋藏在身体里的文艺细胞，尤其是听说鼓乐队表演，不仅有优厚的酬劳，而且表演过程中还会有奖励，他更加动心了。从此以后，每当遇上鼓乐队表演，他就迈不动腿，静静地坐着。有一次，他突发奇想，觉得自己也能吹好大杆号。此后一段时间，每次想起他怀里就好像揣了一只兔子，“蹦蹦蹦”跳个不停。

岂料有此念头的并非他一人。除

了本村的徐洪金、鲁付江、徐喜清以外，还有周边村的王江波、王江卓、胡克军、林福恩、林训修、林宝修、林锡恩、林宝福等人，他们都跃跃欲试。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一有机会就向懂此行的人请教技法、门道，有时熟人办喜事，他们就趁帮忙的机会想方设法接近吹手，不仅详细观察，还刨根问底、求知若渴。所谓万事开头难，当时大家都想干却又瞻前顾后，幸有山西乔村胡庆宽的鼎力支持。胡庆宽说：“光有信心不行，必须亲自干，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。”他建议大家凑份子，先买几件乐器，练练再说。黄作令铁了心要干，立马向姐姐借了380元钱交上。他们首批置办了大杆号、唢呐、小号、长号、笛子等常用乐器。

1994年4月，庙后镇成立了大杆号班子，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练习一种乐器，并规定每周集中一次，相互交流，取长补短。

黄作令高兴地把大杆号带回家，但他的妻子并不支持他，怕耽误营生，就对他说道：“你再把它带回家，我非砸了不可！”黄作令只好把大杆号藏在山里，干活休息时就取出来练习。空阔的山谷，有助于他发音和气力的训练，达到了很好的练习效果。他的悟性极高，很快就找到了用舌和唇发音的要领及用气的窍门，几经练习便运用自如，吹出的调门抑扬顿挫，激昂动听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，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栖霞苹果的分园到户，使得农民的“钱袋子”鼓了起来。经济条件的好转带来了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，传统习俗相继恢复，民间文化艺人又有了靠一技之长谋生的用武之地，庙后大杆号班子也赶上了展示能力的机遇。许家台村有一位高龄老人，一辈子好音乐，儿子决定正儿八经地为老人祝寿。黄作令得知此事后，就对伙伴们说：“咱们都练了这么些日子了，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去溜溜。”于是，他们一行14人免费为这位老人表演了一上午。老人非常开心，不仅好好招待了他们，还给了200元钱。庙后大杆号班子终于迈出了公开表演的第一步。

大杆号的表演毕竟是有难度的，非一般人能驾驭。庙后大杆号班子兴盛了几年后，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，加上有人因技艺不精或嫌挣钱少陆续离开，一直坚守的只剩下黄作令一人。

对大杆号，黄作令打心底里热爱和敬畏。当年初学时不得要领，苦吹了半年后，他又患了胃穿孔，住院动手术，可没等拆线，他就急着出院继续练。有一年寒冬，他去八角街道表演，遭遇车祸，

造成腿骨与手指多处骨折、两根肋骨断裂、大腿肌肉重度挫伤，住院半年。出院后，他继续练。

黄作令自学大杆号的事迹不仅在当地出了名，还传到了大杆号在栖霞的发祥地——中桥（今属福山区）开发区水道观村第四代传人王金夫、王金友兄弟的耳朵里。弟兄二人出于好奇，驱车30多公里到许家台村的黄作令家一看究竟。黄作令的技艺得到了两位行家的认可。在倾心交流中，黄作令也开阔了视野，获知了两个信息：一是随着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，一个好的吹手光会吹大杆号不行，要吹拉弹唱一专多能；二是要提高表演效果，需打破地域界限，抱团发展。

唱歌本来就是黄作令的强项，有学生时期和在部队打下的基础，稍微一练习就足够应付表演的。学二胡对黄作令来说确有一定难度，因为他不识乐谱。经过苦练，如今同一首曲子，他能分别用G、D、C、F调演奏得十分出色。究其原因，和吹大杆号一样，除了个人的悟性以外，更是他不断拜师学艺、与同行切磋并刻苦努力的结果。黄作令说：“高手在民间，早些年庄户戏班子里那些琴师高手，有几个是识乐谱的？”只要虚心，就能跟他们学到真本事。”

农村办喜事兴起抬花轿之风，随之又掀起了一股吹唢呐的热潮。2000年4月，黄作令买了唢呐，练习中得到了庙后村林殿松的指点。他白天在家练，晚上骑自行车到10公里外老师那里学习。后来他听说与笙在一起演奏进步更快，便先后去杨家村林训修和骂阵口村孙相生那里合练，进步很大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黄作令学唢呐，仅用了两个月就出徒了。随后黄作令又买了卡拉OK，跟着伴奏吹、拉、唱，照着镜子对脸型，对着视频找感觉，简直着了迷。

当时农村吹手中缺的就是大杆号、唢呐、演唱方面的人才，黄作令因为技艺全能，找上门的活儿一年比一年多。最忙的时候一年中有近300天不在家，农活只能瞅空干，有时晚上照着头灯干。妻子也再无怨言，从心里认可了丈夫的选择。

黄作令还悟出了一些绝活儿，可以倒立着唱歌、吹大杆号、吹唢呐，还可以表演“吞云吐雾”等特技。原来，黄作令8岁上一年级时曾跟着老师去福山向“福小红”学演节目，学会了倒立，后来在中学上体育课以及在部队练兵时都有此类运动，因此训练有素。成为吹手以后，他就在表演中掺进了特技元素，用慢节奏表演，吸引观众，博得阵阵掌声，甚至产生轰动效果。他天生带戏，喜事唱得大家笑，丧事唱得人落泪，所到之处没有不喜欢他的，有时缺了他，群众都会打听“老黄咋没来”？

黄作令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，是与

大杆号师傅王金友的师徒情缘。黄作令成为吹手以后，经常和水道观村的班子一起演出，水道观的王金友发现这个年轻人既勤快又虚心，就有意带他。一个爱学，一个爱教，一拍即合，一对师徒就这样结成了。现在师父老了，吹不动了，黄作令时时不忘师父的教导：“吹大杆号与平时唱歌一样，要注意其中的味儿，也与写字一样，要有轻重点。”如今黄作令也收了不少学徒的，先后带过12个徒弟，他决心将大杆号这一传统技艺传承下去。

俗话说：“大杆号，不养小，不养老。”说的是吹大杆号这一行当，对心理素质 and 体魄的要求很高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年过70岁，吹手就会感到有些气力不支，但经过军营多年训练的人，体力肯定是占优势的。黄作令认可这一说法，他说：“大杆号本来就是戚家军军号用的，我们一行10人曾参加过电视剧的拍摄，当司号兵。”黄作令的号友中有不少是退役老兵，松山街道客落王家村70岁的王利、68岁的王希民，大杆号都吹得很好。西邹家村60岁的吕杨涛，吹、拉、唱、弹样样擅长，曾在栖霞市举办的吕剧票友大赛中拿过一等奖。庄园街道盛家村的马振武、马振玉兄弟俩都当过兵，如今60岁左右，大杆号、唢呐吹得也很出色。蓬莱门家村60岁的门兆林，大杆号、小号、唢呐、二胡、扬琴、演唱、小品等多项全能。蓬莱南花园村的王玉恩也当过兵，今年70岁，他演奏的二胡、扬琴、笙都是最棒的。黄渤海新区大季家的董永策，今年76岁，吹大杆号依然不减当年。

如今，大杆号的表演，已遍及烟台周边县市区农村庙会及各种庆典活动中，黄作令等人已成为传承这项传统技艺的骨干力量。

作为其中的佼佼者，今年春节，黄作令参加了包括毓璜顶庙会、烟台山春节活动在内的8次表演，其中有3次由他牵头组团，活动频率已恢复到3年前的状态。

乡亲们都说，希望黄作令的大杆号能继续美美地吹下去。

